

333
賽金化

夏衍著



花金賽

每冊實價壹角五分

著者 夏衍

發行 生活書店

印刷 生活印刷所

版權 所有 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

初版
再版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

賽金花

夏衍

七場

幕前 (電影)

第一場 「天生的這付愛熱鬧的壞脾氣。」

第二場 「趁火沒燒到身上的時候。」

第三場 「這手是握過飛特麗皇后的手的。」

第四場 「Prosti! 咱們漂亮的軍需官!」

第五場 「跟她說西施和昭君的故事。」

第六場 「西太后沾了你的光。」

第七場 「可是，他們給她的報酬呢？」

人物

立豫甫 (山)

孫燮臣 (家館)

賽金花

德曉峯 (馨)

盧玉芳

金榮爵

程璧

顧媽

孫三兒

哈德曼

漢納根

瓦德齊

廷雍

樊侗

魏邦賢

李鴻章

蔭午樓

(昌)

徐壽朋

克林德夫人

小七

其他大官，妓女，軍官，僕役等多數。

時代

一九〇〇年（光緒二十六年庚子）五月至一九〇五年四月。

地點

北京。

幕前

（電影）（溶明）北京城遠景。

——（化入）城樓近景。

——（化入）破碎褪色了的黃龍旗，風雨吹打着。

——巨炮口，發射。

——黃龍旗。

——巨砲，發射，烽煙。

——黃龍旗漸漸地降下……

——烽煙，羣衆喊聲。

——黃龍旂。

(疊印字幕)「一九〇〇年(光緒二十六年庚子)在

北京」

砲聲。

(化入)(疊印字幕)「悲劇時代中的一個喜劇的插

曲。」

——炮口，猛烈地發射，烽煙。

——黃龍旂漸降下(溶暗)

幕後放黃煙，至觀衆能聞到火藥味時，幕漸漸啓，哄飲歡唱之聲可聞。

第一場 「天生這付愛熱鬧的壞脾氣」

時：一九〇〇年，舊曆五月初旬。

處：戶部尚書兼佐北洋軍務立山邱的書廳。

精緻典雅的廂廳，正面上首一張花梨大炕，炕上邊掛着一幅工筆壽星畫像，兩邊是蟠曲玲瓏的一堂樹根几椅，中央是一箇紫檀雲石面的百齡台，台上陳列着許多銅器玉件畫冊，左側上方是豐富的書架，下方一帶玻璃窗，窗

外茶蘼架；右側上方有門，通至正廳的廊下，廊下遍懸有金壽字的紅紗燈，正中有寶珞的大保險燈。

幕啓時，正廳燈光輝煌，人聲嘈雜，猜拳行令與絲竹清唱之聲不絕，立山偕孫家鼐讓地從廊下登場。立山，蒙古正黃旗人，高個兒，元爽中有名士氣。孫家鼐禮部尚書，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二人帶走帶講：

……這可難怪他們要叫我們半開化國啦，現在假如朝廷肯廢科舉，開學堂，那麼十年之後……

讓坐，二人坐下，家人敬茶煙，侍立。

辦學堂，開民智，當然要緊，可也有一層流弊，兄弟在天津的時候，也曾到洋務局辦的學堂去考察過一下，覺得那些學生成天的在那兒講究什麼盧梭的民約論，孟德斯鳩的法律魂，滿口的都是革命流血，平等自由，所以兄弟以為要辦學堂，也先得將這些書籍禁止，不許學生私看，否則將來造成的恐怕不是人才而是反叛。

這當然是變翁的深謀遠慮，可是兄弟倒以為造成反叛的該不是什麼民約論，法律魂，而是那些在民間流傳着的荒唐的稗官野史，譬如這一次山東和天津的教案，那些義和拳開口就是梨山老母，齊天大聖，閉口又是白玉堂，黃天霸，一派妖亂迷信的話，滿布在官民心裏，這倒是一件大大可

立

孫

立

慮的事情……

孫

豫翁講得很對，可是……（另一家人從走廊登場，將一大

束從內廳收下來的緞軸金字之類交給侍立着的家人，孫轉換話頭）太夫人近來更清健了，真是聖朝人瑞哈哈……

立

託變翁的福。（回頭向家人）來！

僕

是。

立

外面伺候把門帶上了！

僕

是。（退，門帶上）

立

（低聲地）變翁可知道目前朝政，快有個非常大變，咱們皇上恐怕不免要做唐中宗了！

孫

（愕然）……

立

就爲了義和拳的事情，老佛爺跟皇上又起了很大的衝突，

瑞邸跟老剛又在從中挑動……方才變翁說有話跟兄弟

講，可是衙門方面有什麼新的變化？

孫

（有點狼狽）不，兄弟要講的倒不是衙門里的軍國大事，而祇是一個班子裏的姑娘的事情。

立

（吃驚得站起來）嚯，那倒是新聞，咱們的孫尙書也有這樣的雅興！哈哈，那一個班子……

孫

（搶着）豫翁別跟我老頭兒開玩笑！方才跟太夫人拜壽

的時候，扶着太夫人的不是一個旗裝的姑娘嗎？大家叫她賽金花的。

立 對！變翁真是好眼力！那是德曉翁跟兄弟最賞識的姑娘，今兒特地從天津趕來的。嘿，名滿江南的賽金花，那個不知誰個不曉的出使俄德荷奧四國欽差大臣夫人……

孫 (解嘲地咳嗽)……

立 (想到) 啊啊，多喝了一杯酒，兄弟失言了！洪文卿星使跟變翁是通家至好……

孫 (攔着) 別這麼說！就是爲了這文卿兄留下的罪孽，文卿嫂夫人兩次三番的從蘇州來信，要兄弟跟陸潤老制止她在天津一帶招搖，可是現在天津鬧着教案，亂烘烘的又不能去，事情就耽擱下來，可巧今天在這兒碰見了她……

立 哈哈，想不到在這樣的時世，變翁還會這樣的認真！變翁一個班子裏出身的姑娘，又年輕，又愛熱鬧，加上到過外洋，有了跟別的娘兒們不同的見識，你要她局促家鄉，那不是……

孫 (苦笑) 焚琴煮鶴，這本是煞風景的事情，可是 (打拱) 還請豫翁海涵，讓兄弟跟她講幾句話……

立 好說好說，我就去要她來，(欲走，又停步) 可是，說也奇怪，這姑娘不僅能夠顛倒衆生，就是女太太們也喜歡跟她……

往，方才見了家慈，就像天生的緣法似的親熱非凡，可不是嗎，聽說她在德國做欽差大人夫人的時候，那邊的飛特麗皇后也是三天不隔二的召她進宮去談話！這……

唔。（多少有不豫之色）

（見機）好啦，嬖翁請寬坐，兄弟去帶她來。

費心得很！

孫 立 孫

立下，孫躡到古玩架前取一件銅器摩挲，前應歡笑，悵之聲大作；孫有感慨之態。廊下有竊竊談話之聲，一個柅，柅子弟和另一商人模樣的且談且走地登場。

甲 這事情總得請世兄在令尊跟前加意吹噓，將來事成之後，兄弟一定特別的報効！

乙 包在俺姓張的身上，你知道家嚴跟蓮公是八拜之交，他們又都得老佛爺寵眷，說上去的話沒有不靈，莫說一個小小的江海關道，再大一點的也沒有問題，（孫未被他們看見，進退兩難）祇是……

甲 這還用說嗎，（瞥見孫，突然的語塞，對乙用目示意）

乙 （回頭）喔，孫老伯！

孫 （咳嗽）原來是蔭世兄！

乙 （狼狽，勉強地）今天天氣很好！

甲 （湊上去）哈哈，沒有下雨！

孫
……
立太夫人真是好福氣！

乙
真是好福氣！

甲
(咳嗽)

乙
(咳嗽)

甲
(重重地咳嗽，吐痰)

一陣笑聲，立帶賽金花從廊下來。

賽聲
你說啊，那一位孫大人？

上場，見孫家驛，賽笑容頓斂，立刻故作鎮靜地向孫請安。

賽
跟孫大人請安，太太跟少爺小姐們都納福。

孫
託姨娘……(咳嗽)託姑娘的福。

甲乙趁機下場，互相做一鬼臉。

立
變翁寬坐，兄弟到外面去招呼一下，一會兒就來。

孫
(拱手)請便。(對賽)請坐。

賽
大人面前，那有我坐的地方。

孫
坐了好講話。

賽
謝大人。(坐下)大人那兒可有蘇州府上的來信？太太姨

太太少爺跟德小姐一定是……

唔，很好，你還不忘記德官他們，可是你也記得我跟陸潤庠

大人和你在紗帽胡同講的話嗎？

完全記得，一點兒也沒忘記。

可是你已經違背了當時講好的條件。

大人所說的是那一條……

那時候跟你講定了三個條件，第一，在短時期之內不准上京師來，這兒的熟人太多；第二，今後不准用富彩云和夢鸞這兩個名字做標榜，替你老爺留些體面；第三，除出遺囑上的五萬塊錢和首飾衣服之外，今後不准再向洪家需索……

賽

一點兒也不錯，我全遵守着，不遵守的倒是洪家跟替我們居間的（使一眼色）孫大人！

（站起來）你講什麼？

賽 孫

第一，我離開北京已經六年啦，「短時期之內」已經說不上；第二，我現在叫賽金花，並沒有用彩云和夢鸞的名字；第三，壓根兒我就沒有拿到老爺吩咐給我的五萬塊錢！大人總知道那位叫洪鑾的姪少爺回到蘇州之後，就昧了良心，把款子私自吞了，藏匿起來不見我，我四下派人找，也沒有找着他，第二年冬天，在上海馬路上碰見他，他支吾着說：「新嫂子，您放心，轉過年一定給你，」可是轉過年他又躲遠了，爲了這件事，正想向孫大人喊冤啊！（質問似的）大人，我犯了那一條？

孫 (語塞) 那是你自己不是，我現在要跟你說的是你不該再到京津地方來搭班子，況且，像你現在一樣的奇裝異服，招搖過市，被別人當作國家將亡的妖孽看，你老爺的面子也給你丟盡啦！

賽 (幾分誇張地笑) 嚟嚟嚟，大人真是愛說笑話，好像整個兒天下的衰亡，完全是娘兒們的衣服穿壞了似的！嚟嚟……就在北京吧，妖孽可真多得很吶，上面從老佛爺……

(大聲地) 呔，閉嘴！

孫 (抿着嘴嬌笑) 閉啦。大人還有什麼吩咐沒有？(扭着身子欲走)

(命令似的) 你得很快的回南邊去，否則……

否則又怎麼樣？

否則叫五城攆你出去！

孫 謝大人賽金花等着攆吧！(打一個千回身走。未及門口，立山扯着盧玉芳興冲冲地進來。)

……這一刻兒也等不得，跟您說孫尚書有話跟她講……

立 (與賽遇) 喔，好極啦，這是上次跟您講過的盧玉芳侍郎，知道您在這兒，特地趕得來的。這(指賽)就是大名鼎鼎的賽金花！

賽 跟盧大人叩頭。(行禮)

盧

別多禮吧，滿個京師都在講着您的名字，緣淺得很，直到今天才見到……

立山見孫家鼐爲難狀，很快地過去招呼，孫家鼐告辭。此

時德曉峯拿着一瓶洋酒醉醺醺地從門外進來。

找遍啦，找遍啦，我還當你賴酒，原來在這兒跟賽姑娘見禮

哈哈……再喝一杯。

德

孫

(放響嗓子) 玉芳世兄，曉翁請寬坐，兄弟失陪啦。

喔，燮翁想不到，也在這兒喝一杯！

多謝多謝。(立山陪孫家鼐下)

德

(望着孫的背影) 怪啦，孫老頭兒……唔，(望賽看着)

跟你講了些什麼話？

賽

(故作感慨) 承諸位大人看得起，本來想到京城裏搭班的，可是現在看模樣兒已經不能夠啦！

什麼？孫老頭兒跟你講了些什麼……

他說我在天津地方招搖，要叫五城攆我出去！

德

笑話！天津的義和拳跟洋人鬧得這麼凶，在總理各國衙門行走的孫老頭兒不跟洋人辦交涉，倒在娘兒們身上發脾

氣……

盧

(笑着) 正因爲不敢跟洋人講話，或者在洋人面上受了委屈，才在姑娘們頭上來行使威風！

賽

(含情地望着玉芳) 盧大人講得真對!

德

可是你放心! (立山上) 有咱們替你撐腰, 什麼都不怕! 老爺也聽咱們立大哥一句話, 對啦, 高碑胡同的地方倒很不錯, 反正天津亂烘烘的住不得, 火車能開到那一天也說不定, 倒不如趁機會搬到這兒來……

立, 盧

好極啦, 一定這麼辦!

德

(對家人) 來看酒, (回頭) 咱們先在這兒替賽姑娘……

盧

(望着賽, 走近一步) 初次相見, 本來是不該講的, 咱們雖則聽了很多賽姑娘的故事, 可是揣情度理, 好像沒有一些兒真話似的, 假使可以, 倒很想知道一點兒……

賽

(帶笑地) 不, 盧大人今兒是大好日, 誰個兒都該替老壽星快活一下, 這樣的事, 講了——(惆悵低頭) 叫衆位大人不愉快!

立

(望了望大家) 這倒不妨, 這兒沒有外人……

德

到底是玉芳有主意, 這樣好的故事, 從來也不會請教過。

賽

(對盧瞟了一眼) 別的倒不妨儘讓人家說, 就是對我跟洪家走開的那件事, 到現在我還覺得不會做錯。老爺死了不滿兩個月, 太太就請了剛才的孫大人和一位陸大人跟我講話, 說我不安靜, 對老爺沒良心。那時候我說過, 「陸大

人說我沒有天良，其實正因為天良發現，才一點兒也不裝假！老老實實的求太太放我走，這並不是故意鬧別扭；老爺待我好，我是個人，那有不知道，半路丟我死啦，當然很悲傷，在七裏願意守，那也是真心話，那時候我也想替老爺爭口氣，圖一個好名兒，可是天生就我這一付愛熱鬧尋快活的壞脾氣，（漸漸地興奮起來）事到臨頭，自個兒也做不了主。老爺死了，沒人管束我，我自個兒又管不了，硬守着，鬧出什麼不好聽的話來，那才真的對不住老爺，我不能裝假幌子騙人，騙自己，不如直捷了當，讓我走，好歹死活，不干姓洪的事！諸位大人覺得對嗎？那時候……

（豎起大姆指）了不得了，不得了！

那時候我是二十歲，我不懂得爲什麼要守，又那兒能守啊？（熱情地拍着賽的肩膀）真是百聞不如一見，說得出，做得到，巾幗中的大丈夫，找遍大清沒有第二個！方才的一段話，真是至理名言！

這才叫發於至情，出於本性，痛快痛快！

（對盧）玉芳！這次要她到京來，本來是我的主張，但是她在這兒熟人很少，沒人替她拉場子，不是冷落了她的嗎？老弟，跟我是至交，這種地方就該幫忙一下，表面上說替她拉了場，實際上還不是幫了咱和豫甫的忙嗎？

德 賽 盧

立 德

我新來暴到，沒有熟人幫襯，全靠衆位大人賞光！

〔賽〕 〔笑着〕慢着，替您請客，也總要有個名目，今天立大人，你們有交情在先，照南方人講話，替相好捧場，是名正言順的，像我是局外人，請了客，即使立大人不鬧酸勁，外人說起來也不好聽，沒有名義的事，我可不幹……

那有什麼……

〔立〕 〔搶着〕名義，我倒有，不知道盧大人嫌不嫌褻瀆，假使不嫌棄，〔嬌笑〕你就認我做個妹妹，那時候……〔哈哈地笑〕

〔盧〕 〔大笑〕好極啦，但是兄妹稱呼，還是不好，不如直捷痛快，地認爲兄弟，〔望了望她的旗袍〕那就脫略得多了！我明天就發帖子，後天……

〔德〕 別這麼急，兩天之內能做得些什麼，我的意思，倒不如先讓她到天津去收拾了班子，省得再在天津耽烽火……

〔曉翁〕的意見很對，但是今天不妨……

〔盧〕 〔興沖沖地〕來，拿筆硯和一個金蘭帖子……

〔德〕 什麼，玉芳，你真的要換譜嗎？我看這種麻煩，倒大可省掉了。

況且……

〔盧〕 那不行，不做便罷，要做一定要像個樣兒。

〔賽〕 〔凌趣似地〕剛才的話，是和盧大人說說玩兒的，大人爲

什麼就當起真來，賽金花是什麼人，那能跟盧大人稱兄弟，真是不怕折磨死我了嗎？

那兒話！眼前的事，難道還能賴嗎？

（向賽）咱們的玉芳老弟向來就愛幹這些出人意外的玩意兒的，既這樣說，你們就拜個把子也沒有什麼相干，況且你是到過外國的，更應該脫略開通，不必拘泥小節……

（高興地）好啦，你快把年庚八字報出來，讓咱們預備金蘭譜！（接過家人送上來的文房四寶）你講！

同治十三年十月初九日戌時。

德寫，家人端一盤洋酒玻璃杯水菓等上，盧屈指數着，立親自動手注酒。

二十五歲，唔，那麼咱當然是大哥啦！

（孩子一般愉快）盧大人是大哥，那麼我就有賽二爺啦！

好一個賽二爺！

好！那麼講定了，這兒的事請曉翁準備，咱明兒就跟你到天津去收拾班子，等咱們回來，再請大家喝金蘭酒！

好乾脆！來，讓咱們先替賽二爺喝一杯！

大家舉杯。

第二場 「趁火沒燒到身上的時候」

時： 同年五月二十日。

地： 盧玉芳邸邊廳。

富麗的側廳，正中上首放着一張供桌，高燒紅燭，拜金蘭所用陳設，兩旁陳列着禮品等等，右側是一帶明瓦窗，因為邸宅建在高處，所以從窗可以望見崇文門一帶民房。開幕時是方才行過金蘭禮的模樣，賓客滿座，談笑風生。賽金花全體男裝，洒脫地在一片「盧大哥」「賽二哥」的聲中應酬衆客，右首前方，金花班中的兩個姑娘，月娟素娟陪着客人清唱，幕上時一曲甫畢，有人喝好。喂喂，賽二爺！您可別熱了，新知冷了，舊好啊！來來來，您自己也得唱一個……

德

（對在她身邊的盧玉芳）盧大哥！德大人是愛喝酒的，您過去陪他乾幾杯吧！

賽

盧正要過去的時候，家人齊聲地喊：「客！」都察院金大人！程璧徐徐步入，盧賽迎上招呼。

金

在路上給大師兄的弟兄們阻了一陣，說要搜二毛子，嘿，嘿，

京城里的二毛子早已經殺完啦。來遲了一步，失禮得很！
〔對賽〕二爺真了得！〔豎起拇指〕咱們的禮部侍郎盧大天親自跟你駕馬車有面子。玉芳您可知道，還有些愛閑事的編了一個歌，在街坊上唱，真是「九城芳譽騰人口，從此爭傳賽二爺」！哈哈，這才是聖朝盛事！

〔盧〕〔感到諷刺，強笑地〕哈哈，在這世亂荒荒的時候，所謂「不作無聊之事，如何遣有涯之生」啊！荒唐得很！海涵海涵！
對啊，真是世亂荒荒，這幾天更不對啦，玉芳，你知道孫尚書家的事嗎？

〔賽〕〔吃驚而又好奇〕孫家爺孫大人？
對，今早上遭了搶，他住的地方跟東交民巷很近，就遭了殃！聽說老頭兒跟他兒子連身上的衣服也拿去啦。

〔金〕〔德馨，立山等過來聳着耳聽〕
最好笑的是那位道學先生的孫老頭兒給來搶的，用大刀架在頭上，跟他太太兩口兒衫褲不齊的到花園里去掘銀子，哈哈……

〔立〕〔上一步〕搶的是義和拳？
那兒話，大師兄的手下是專燒毛子的，〔低聲〕動手的是董福祥的甘軍虎神營。

〔立〕〔慨嘆〕唔，這都是庸臣誤國，弄到兵匪不分，紅頂兒的大

臣白晝的給亂軍侮辱……

金 (攔住) 立大人說不得現在滿街多掛了紅布，供了香壇，翰林院編修李鬚子在街上遇了大師兄不停轎，就給神兵打得一佛出世……

德 (好奇地) 喔，金大人也進了團嗎？

金 (傲然) 這叫做見義勇爲！洋人無父無君，已經二千年啦，現在上天假手義民，將這些禽獸完全消滅，復興大清禮義之邦…… (立山不耐聽欲走) 豫翁！這是天意，兄弟親自睇見，火燒銀錠橋教堂的時候，火不向外延，棟柱盡向裏面倒，這不是天意是什麼？

右手窗外火光燭天，家人們及賓客們開窗遠望，人聲嘈雜。立山焦急地走到窗前。

聲一 看模樣兒是崇文門！

聲二 好火！滿天都紅啦。

聲三 睇那邊又燒起來啦！

大家回頭來看，玉娟大聲地喊：

玉 二爺快來睇，天上的煙像一條黑的龍！

位 (冷冷地對金) 金大人！您說火不向外延，崇文門一帶難道全是教堂嗎？被災的全是洋人和教民嗎？

金 (強辯) 不，這不是火光，這是鴻鈞老祖香爐裏的神火，不

會燒壞民家的……

殷殷的炮聲，衆人戰慄相顧，金腿軟倒在地下，程璧趕上扶起。

程 怎麼啦，金大人！（金依然站不定）來扶金大人到炕上去躺一下！

賽金花幫着扶持，可是禁不住笑了，金解嘲地。

金 不，不，兄弟有這個老毛病……（勉強站定，家人扶着上炕去）

另一家人忽忽地進來對盧玉芳。

家人 回大人，大炮是從交民巷打出來的，現在虎神營在跟洋人打仗！

盧 再去看看！

家人 是。（下）

炮聲止，步槍聲不絕，大家稍安。

賽 聽到放炮又叫我想起從前的事啦，到外洋去的那一次，船到上海碼頭，冷不防的岸上放了三聲大炮，那聲音比此刻還要響一點，我那時候祇有十五歲，嚇得臉上變了色，後來給老爺好好的奚落了一頓，不過，還不像方才金大人一樣的嚇軟了腿。

立 （哄笑）可嘆滿朝大紅大紫的官員裏面竟沒有一個懂得大勢的官兒……

德 (接上去) 可是幸虧咱們這兒還有一個精通洋務的賽

二爺哈哈!

盧 好啦，別管他，趁這火沒有燒到咱們身上的時候，咱們痛快

玩一下吧！好，姑娘們唱起來！咱們到這兒來看火！

遠遠的喊殺號哭之聲不絕，火勢愈大。

立 (望着火) 泰西歷史上說，古代羅馬有一個皇帝，爲了一

時的高興，要博得美人的一笑，把整個兒的羅馬放火烧了，

那時候還有幾個忠臣烈士……

話未完，一家人急忙地闖進來，對盧。

家人 稟大人，立府的老管家在外面，說老佛爺……

立 (很快地) 帶他進來！(焦躁)

家人 是！(下)

全場愕然。家人帶老管家中，向盧打千後，一膝跪在立山

前面。

管家 老佛爺跟皇上召見六部九卿，許景澄許老爺到公館來過

……

立 蠢才！朝服帶來了沒有？

管家 安放在外廂房，明轎也打過來啦。

立 (忽忽向衆客一拱) 請寬坐，兄弟少陪啦。(忽忽下，盧玉

芳送出)

金

(倉皇地從炕上爬下來) 什麼,這時分老佛爺還召見大臣……(蹣跚地下場)

全場悄然無聲,遠遠的炮聲又作,盧玉芳送客進來,望着大家,也低了頭,賽金花突然的

賽 人來把窗門全關起來,咱們不要聽這個聲音。盧大哥!你不是說趁火沒有燒到身上的時候樂一下嗎?好啦,大家唱起來,把胡琴拉起來!

盧

(勉強地) 好,月娟,素娟!爲什麼不唱?咱還是喝酒吧。(拿酒瓶注酒,手簌簌抖)

德

(對月娟) 什麼,你在哭,傻孩子!急什麼?別哭別哭,咱們還能笑呐!

賽

素娟!那麼你唱吧!

盧

(勉強地唱)「一更一點月……」(中斷)「一更一點月

素

東升……」(中斷,伏桌上哭)

賽

都是膿包,不中用!咱來唱!(寂寞的拍手聲)

——(唱)「一更一點月東升,

洋煙真害人, Iyayater-wǒi,

吸了就上癮。

廣東惱了林大人,

動雷霆 Ya 鴉片盡燒清,

Iyayater-wei 氣死英國人。

——二更二點月光清，

英國動大兵，Iyayater-wei，

沿海不安甯，

朝廷爲了免事情，

林總督 Ya 革職又充軍！

Iyayater-wei 准敗不准贏！

賽唱時有人悄悄地潛出，有人窃窃私語，一種倉皇的空
氣支配了全場。

賽

（忿忿地）咱也唱不下啦！衆位大人（站起來）火快燒
到身上啦！（拿起桌上的一滿杯酒）不快喝一點兒酒嗎？
（一飲而盡）

盧

（攔住賽）二弟別……

話未完，轟然一炮，好像打中了這屋子的一角，瓦片跌下
來，全場怔住，無人聲，（突然地來客中的一個官員跪在

當台）

官

（用尖銳的哭聲）大師兄救命啊！南無救苦救難觀世音

菩薩……

喊殺與號哭之聲。炮聲。急急地

——幕——

第三場 「這手是握過飛特麗皇后的手的」

時： 同年六月下旬。

處： 北京城內街道。

就在第二場幕下後的黑色幕布前面，黑夜幕後可趁此場上演時間改置佈景。觀客席熄燈後，跟着是密密的步槍聲，喊殺聲，哭泣聲，台上一片黃煙，黑暗中大批難民扶老攜幼地過場，各種軍服的「洋兵」瘋狂似的追逐着。

兵一 Schlachten! Schlachten!

兵二 Minagorose! Chingoro! Kovoshichimai! (過場)

漸明，兩個德國兵用繩索牽着幾個王公服裝的大員過場。

難民過場，兩個義和拳抓着一個中年婦女登場，拳民向四下張望一下，很快地除掉頭上包着的黃巾，指着婦人喊。

拳一 二毛子還抵賴!

拳二 快，把錢拿出來!

婦 我不吃教，我是……

拳二 沒工夫跟你鬥口，快，把衣服脫下來，咱們得走啦!

婦

(望着他) 什麼，不跟毛子打仗，闖了禍，你們倒要走？

拳一

(用刀威脅着) 還跟你爺鬪口！都是你們這批二毛子，吃洋教，私通外國，幫着洋人欺負咱們中國人！

拳二

(用手去撕婦人衣服) 你不要命……

脚步聲，洋兵呼喊聲。

拳一

(對拳二) 反正咱們沒路走啦，咱也得殺個二毛子，出一口氣！咱好好的一家人，全是你們這些吃教的二毛子勾結衙門，靠洋人勢力，將咱一家殺得一個不剩……(語塞，講不下去，舉刀)

婦

(扎掙，反抗地) 狗東西！你們嘴里講殺洋人，可是洋人一個也不會動，祇殺中國人，祇殺中國人的女人和小孩……

拳民一刀斬下，婦人用手擋，手上流血，兩個洋兵上，一槍將兩個拳匪打死，婦人很快地伏在暗處，洋兵走近，搜索拳匪尸體，一個拾起一塊畫八卦的黃布。

兵三

A fine trophy!

兵四

(從另一拳匪身上搜出一串鐲子戒指，舉得高高的)

Hip! Here is the trophy for more actual use! (1)

人大笑，過場)

婦人掙起欲逃，聽見脚步聲，重新伏下。賽金花，孫三兒(以前是唱戲的)狼狽地拿了些衣包之類登場，張望，透

了口氣，想要休息一下，放下包裹。

渴死啦，渴死啦，您——

孫

(不理會他地) 聽說定王府那邊還沒有燒，趁晚上，去找

找杜陞吧。

孫

杜陞 (搖頭) 這許多熟識的老爺們，譬如立大人，許大人，也斬的斬啦，走的走啦，杜陞不過是一個當差的，他能養活咱們嗎……

遠遠的聲脚聲，洋人唱軍歌聲，二人望暗中躲，人聲漸近，笑聲。

聲

Verwünfcht! (皮鞭聲)

二人伏在陰暗處。一德軍官率二兵士牽着程璧登，程璧登首垢面，衣履不全。兵士們看見孫，用槍對着：

兵五

Heraus! Schnell heraus!

兵六

(抓住孫的胸領) Heraus! 把衣服脫下來!孫三跪地哀告。兩兵士將他縛住。

孫

(對孫三) 別丟臉! (對兵) Lasz los! 我們不是義和拳!

兵軍官

(同時地) Kannst du Deutsch Sprechen?

孫

Lasz los —— 你不能欺負女人! (掙開)

程璧登見是賽金花，放聲地喊：

14
程 賽二爺賽……（被一個兵士痛打）

軍官 （上前一步，用手抬起賽的下巴） Sehr hübsch!

賽 狠狠地將手推開，軍官乘勢將賽手握住。

軍官 乖乖的把衣服脫下來！

賽 （忿然作色）不准動我的手！這只手，握過你們飛特麗皇后的手的。

軍官 （吃驚）你是誰？

賽 前任大清帝國駐德欽差大人夫人

軍官 怪不得這般漂亮！不過現在是打仗的時候，不論誰都得檢查！這是聯軍統帥瓦德齊的命令！來把衣服脫下來！（兩兵士抓住賽手）

賽 慢！瓦德齊可是五六年前當過陸軍視察官的路特夫·瓦德齊將軍！

軍官 一點不錯！你……

賽 巧極啦！瓦德齊將軍是我的好朋友！他現在那兒？我正要找他。（眉飛色舞）

軍官 （驟然改變態度，兩個兵士立正行禮）真的認得咱們的統帥嗎？他現在儀鸞殿！

賽 （整一整衣服）請您帶我去，我要見他。（回頭指着孫三）這是我的丈——（轉口）我的親隨！

軍官

(命令) 放了他! (兵士解縛, 對另一兵士) 給這位夫人去找一個車子來!

兵士行禮下, 程璧乘機跑到賽面前。

程

賽二爺! 救一救我!

賽

(仔細地看了一下) 你不是程大人嗎?

程

正是, 被他們當作義和拳, 押着背了兩天的死尸, 還像猴兒似的牽來牽去……

賽

(對軍官) 這是我的朋友, 請你放了他!

軍官

放了他! (兵士爲之釋縛)

驟車鈴聲漸近。

軍官

咱們走吧! 夫人! (欲下)

伏在尸堆中的婦人突然的站起來。

婦

太太! 救救我, 我給你做個丫頭!

大家吃驚, 一兵士舉槍欲擊。賽笑。

賽

(對軍官) 可以讓我帶她走嗎? 怪可憐的!

軍官

Doch, doch.

驟車聲更近。陸續下。舞台

——黑暗——

15

第四場 「Prositi! 咱們漂亮的軍需官」

時： 第三場的翌日上午。

處： 儀鸞殿西苑偏殿。

畫棟雕梁的儀鸞殿偏殿，舊時的陳設已經有許多被損毀了，堆在一邊，大啤酒桶累累，壁畫多被損壞，胡亂地畫着許多粉筆的洋字，猥畫和似是而非的中國字，婦女的小足，髮辮等等，右邊內側，是通正殿盤龍大圓拱，左邊前方帶斜的放着一只鑲砌的大紫檀桌子，三只有綉披的大椅，桌上不相稱地擺着些洋酒，水菓，軍隊用具，馬力水筒等，胡亂地掛在滾龍的柱上，混亂，不調和，和殺伐的空氣。

幕啓時，正中二張椅子上坐着瓦德齊的參議官杭司·漢納根，及另一高級參謀哈德曼，背後直立着四個衛兵，桌旁站着一個青衣小帽的華人通事。舞台前方左右跪着許多被捕華人，各色人等都有，已問過者在右邊，未問過者在左邊。一命婦裝束的正在被詢，含羞地坐在案前地上，舉起一只小脚，通事用折尺量了一下，將尺恭敬地呈給參謀。

哈

(看了) Gut! der Nächste! (回頭拿了尺對漢納根) Wunderbar! 十一生的五米厘!

命婦狼狽地走向右方。通事帶過一個年青人。

漢

(對通事) Was für Geschäft treidst du?

通

你幹嗎的?

青年

秀才。

通

回大人，他是 Shu-zai! 唸書的。

漢

Schülers?

通

問他，會幹些什麼?

青年

(迂闊，但不失士子身分，長揖不拜。) 皇上祇准咱們唸書，唸書之外什麼也不會。

通事虎虎地打他一記耳光，漢納根制止他。

通

大人不知道，這些中國狗的壞脾氣，不打不……

哈

Halt den Mund! 問他，會幹些什麼。

通

(脅肩諂笑) 是他講祇會唸書。

漢

唔，唸書也好。(喝了一杯酒)

青年

(一時找不着題目，望了一望這華奢的儀鸞殿，於是聲調鏗鏘地)「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日；驪山北構而西折，直走咸陽；二川溶溶，流入宮牆。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迴，簷牙高啄，各抱地勢，鉤心鬪角！

盤盤焉！困困焉，蜂房水渦蟲，不知其幾千萬落！
（迴腸盪氣）

漢 哈哈，這簡直是唱戲好啦，Der nächst!

青年過場，通事狠狠地帶過一個短衣的，跪下。

參 幹嗎的？會幹些什麼？

短衣者 變把戲的。

通 變把戲的。

漢納根，哈德曼及兵士們大家高興起來。

通 快，變一套給將爺們看。

哈 咱在印度看過印度人的蛇戲，中國人的戲法，倒是第一次。

變戲法的站起來，拍一拍袖子，一羣眼從袖口中取出一

個酒杯來，哈德曼吃驚地看桌上，自己方才喝過的一只

酒杯已經在他的手裏了。衆人大笑。

哈 （回頭對衛兵）喂，好好的看守他，別讓他偷了東西去！

漢 倒很不錯，沒有的可以變成有，假使是真的事……

哈 （揷着說）第一，就要他跟咱們變出一點兒牛奶和麵包，

到了北京，買不到麵包，喝不到牛奶啊，牛奶啊！

此時通事已將變戲法的帶下，一個衛兵狠狠地抓住了

他，從左方帶過一個肥矮的官員，

漢 瞧模樣兒像做官的，會幹什麼？

官 (叩頭如搗蒜) 奴才是在天津洋務總局辦事的。

他是……是辦外交的。

(好奇地) 外交官唔會幹些什麼？

(遲疑，又惶恐) 會……會……奴才祇會叩頭，跟洋大人

叩頭！(作叩頭狀)

(歪着頭) Kow-tow? Sehr gut!

(命令地) 叩吧，叩響一點！

官着力地叩頭

下去！

官再叩了一個頭，走向右邊，漢及哈哈大笑。通事正要帶人時，圓拱門下的衛兵發出很響的聲音行軍禮，皮鞋聲，瓦德齊手裏拿了幾張公文，帶翻帶看地登場。參謀等一齊站起行禮，瓦在正中坐下。

瓦 (自語他) Pao-ting-tu? (從公文中取出一張中文的文件，回頭問通事) 這兩個狗東西是什麼官？

通 (恭敬地看了之後) 一個是直隸布政司廷雍，一個是按察使樊侗！

瓦 (用下顎命令衛兵) 帶過來。

一個衛兵下，另一衛兵給瓦注了一大杯啤酒。

瓦 (望着左右兩邊的被俘者，問漢) 您研究的結果怎樣？

漢

(恭敬地) 很滿意，本職在菲洲的時候，也會照樣的一個個的試驗過，黑種人比中國人兇猛，可是中國人比黑種人聰明，雖則狡猾一點，可真不愧是禮讓之邦，有禮貌，見了上頭的人抬不起頭。

瓦

(喝了一口酒) 那很好！聰明，能吃苦，肯服從，這是殖民地人種的三個最好的條件！

衛兵押着廷雍及樊侗上來。

瓦

(對通事) 問他，爲什麼咱們的兵到保定府的時候，他就在城外擺香案？擺香案，那不是義和團嗎？

通

狗東西！爲什麼這樣不識相？洋兵來啦，還擺香案？

廷

(簌簌地抖着) 奴才不是義和拳，奴才接到了李鴻章傳相的命令，不准和洋大人抵抗，所以在離城三十里的地方，擺了香案迎接大帥進城，義和拳，在保定府一個也沒有……

樊

(搶着) 通事老爺，請你跟大帥說，廷藩司是真真的義和拳，他燒學堂，殺教員，不信可以去問北洋大學的教員……

廷

胡說，他是假話，他跟我有仇……(被通事喝住)

樊

他的姨太太是剛毅的丫頭，他在衙門裏設了義和拳的香壇……保定府第一個主張投降的是我……是奴才……

(聲嘶力竭)

〔廷〕（搶着）不對，我才是真心投降，我跪在離城三十里的「迎官亭」，他祇跪在城門口……

〔瓦〕（不耐，向通事）他們在講什麼？他們兩個在爭着投降大帥的功勞！

〔瓦〕（不禁地笑了）議和大臣叫你們投降，不准抵抗，那麼在城上豎一面白旗就得啦，爲什麼要擺香案，叩頭，做出這樣的怪相來？

通 連投降的規矩都不知道，還戴什麼紅頂兒……

通事話未完，第二場路上遇到賽金花的軍官登場，向瓦行軍禮。

軍官 報告聯帥，本職昨天深夜在城區巡街的時候遇見一位姓 Hung 的太太，說在柏林的時候是聯帥的朋友。

〔瓦〕（站起來）姓洪（想了一想）可是圓圓的臉兒的……
清國洪欽差的夫人？

軍官 是現在在外面等着。

〔瓦〕（愉快地）巧極啦，正要找找她，（對參謀）將這些帶下去！保定府的兩個狗官，各國公使派人來要，明天就派人送去！（參謀行禮，帶衆官底下，〔瓦對軍官〕怎樣來的？給她叫

了車子沒有？

軍官 是，車子來的，太太很滿意！

18
快請進來。(軍官)

(水)

哈 | 瓦
打進天津的時候，還以為中國兵能打仗，天津城上那些死了的兵，還睜着眼睛，托着槍一點兒也不動，可是到北京城來一看，覺得中國人實在好講話！

瓦 | 哈
(微哂) 中國人不一定好講話，中國官倒真的太好講話啦。哈哈。

衛兵重重地立正，賽等一行登場，瓦熱心地接住她，哈，漢等睜着驚奇的目光。

瓦 | 哈
好極啦，您來啦嗎？我一打到北京就想到你，可是亂烘烘的從那兒去找您呀？哈哈，您果然來啦…… (與賽親熱地握手)

手) Meine gnädigste Frau!

賽 | 瓦
真想不到，我始終不知道您當了八國聯軍的統帥！在這一個月裏面，差不多把性命都丟了！

瓦 | 哈
現在可別怕啦，我可以保護您，可以使您幸福好，我給您介紹，這是漢納根少將，這是哈德曼上校，這位是洪夫人——
東方最漂亮的夫人。

漢，哈 | 瓦
Es breud mich sehr, Sie zu sehen!

瓦 | 賽
(對程璧等望了一眼) 這兩個是誰？

賽 | 瓦
(對程使一眼色) 都是我的用人！

通事急忙忙地從裏面去端了一把椅子來，對賽脅肩諂

笑。

通

Bitte nehmen Sie platz!

賽及軍官們坐下，賽正要啓口時，瓦的眼光突然的看到賽的那雙小腳。

瓦

（很高聲地對哈，漢）瞧！洪夫人這雙小腳！這是中國女人小腳的標準！叫做什麼「三寸金蓮」！當時那老學究的洪欽差還很自負，說這是東方文明的代表！哈哈……

哈

（站起來拿了折尺）小極啦，哈哈，方才也量過一個，祇有十一生的五米厘……

漢亦過來，好奇地望着，賽羞得拾不起頭來，將腳縮進裙裏，瓦見賽窘狀，解圍似的對賽。

瓦

喔，這儀鸞殿您可不曾來過吧！讓咱帶您去參觀一下！這是您們貴國皇太后的寢宮，富麗極啦！到了這兒您得參觀一下！

賽

（乘機站起來）可以進去看嗎？像我這樣的人？

瓦

那兒話？現在已經是我的辦公處，寢室和膳廳啦！（陪着賽經圓拱門下）請啊！

哈

（感嘆似的）這麼小的腳還能走路，這是奇蹟般的事情！（將桌上文件等略一整理）

一個軍需官登場，向哈，漢行軍禮。

軍 報告參謀長，昨天三路一共祇收集了五百多袋麵粉，七頭

水牛，三十頭豬，今天添派了人，可是中國人全逃完啦，恐怕
收集來的依舊是不夠分配。

哈 押在營倉裏的那些大官不是說情願，拿出金銀和米麵來
買命嗎？

軍 沒有用，他們家裏的東西，早在城破的時候給各國的兵士
分完啦，最多也祇能拿出一點兒寶石頂，朝珠，古玩，刺繡衣
服，這些東西一點也不切實用。

漢 也許不用刑不肯交出來，他們都是有名的慳吝漢。

軍 昨天已經打死了一個，實在逼不出，這些狗東西都抽鴉片
煙，不給烟，已經差不多快要死啦。

哈 (沈思) 那糧食店最多的米市大街……

軍 早已經給放了火燒啦。

哈 現在還夠支持幾天？

軍 最多一禮拜。

漢 不是說清國皇帝已經派了李鴻章來北京跟咱們講和嗎？
這糧食的問題應該交他去辦才對！

哈 不見得就會來吧，這老頭兒很狡猾，加上上次在 Shimon
osaki (下關) 吃了虧，戰亂荒荒的北京，恐怕…… (語未

完，賽金花的嬌笑聲可聞)

賽金花掩嘴吃吃地笑着，與瓦德齊同出來，好像不堪害羞的樣子，哈等停話望着。

好好的牆上你們爲什麼要畫這種東西？粗魯極啦！怪丟人的！

〔瓦〕（笑着）那男的是李蓮英，那不穿衣服的女人就是這次指使拳匪殺害外國人的老潑婦——你們的西太后！哈哈……

〔賽〕想不到儀鸞殿這樣漂亮，比您們皇后的宮殿還好看。

〔瓦〕您看得好的，要什麼就拿去，這宮殿裏的一切，現在已全是我的啦，也全是您的啦！哈哈……（見軍需官）你的問題解決了沒有？

〔軍〕（立正）昨天祇得了五百袋麵粉，七頭水牛，三十頭豬，那在押的幾個狗官一點兒也交不出，中國商人見了咱們就逃，大街上找不到一個人。

〔瓦〕先派人到英國軍營去通融一下，等李鴻章來了再想法，英國有印度兵，那些印度兵對於搜尋糧食都是有經驗的，也不行吧，昨天格斯利統領還代表了各國軍部到這兒來，要求統帥部計畫全軍軍需。

〔漢〕這時候一個兵士拿了一只小銀箱登場，對瓦行禮。

〔兵〕這兒是一千五百塊。

20
[瓦] (指着對賽) 在這樣的時候，您一定是很困難的，這一點錢您先拿去用，我可以幫助您，假使您有什麼困難的時候。

[賽] (感激) 多謝您，我也希望能夠幫助您。

[瓦] (觸機) 唔，您真的能幫助我嗎？

[賽] Doch! 什麼事？

[瓦] 好極啦，請您替咱們收買軍糧，一切都託付您。

[賽] 收買給錢嗎？

[瓦] 當然，用大德意志帝國軍人的名譽來保證！

[賽] (不懷好意地笑着，歪着頭) 大德意志帝國軍人的名譽？

唔，現在中國的皇太后皇上已經逃啦，義和拳早已經殺完啦，可是——北京天天還在殺人，還在放火啊？

[瓦] 還有這樣的事？(有幾分忸怩)

[賽] 太多啦！方才不是一位軍爺說，大街上找不到一個人嗎？

(悠然地望着漢納根們) 將軍！我在歐洲的時候，還以為

白種人的軍隊是有禮貌有軍紀的！

[漢] (衝出口來) Meine Gnädige Frau! 這是戰爭！這是殖

民地的戰爭啊。

[賽] (笑着對瓦) 這差使我不敢當！性命也保不住，怕吃了獅

子心豹子胆的也不敢出來做買賣吧！

[瓦] 那很好！祇要你肯擔任這件事情，跟咱們採辦糧食，一面想

法叫中國商人趕快恢復買賣，那我立刻就下命令，要各國軍隊停止在北京的過分的行動。

當真？

大德意志的軍人不講假話！

祇要您肯這樣辦，軍糧就不愁沒有法子想啦。

(高興地和她握手) 准這樣辦，我感謝您，代表在北京的外國軍隊感謝您。

(也興奮地) 我也感謝您，代表北京千千萬萬的老百姓感謝您！

(大家舉起酒杯來) Prosti! 咱們漂亮的軍需官!

漢，哈
|瓦
|賽 Prosti!

大家舉杯，孫三舉起大拇指，望着程璧。

幕

第五場 「跟她說西施和昭君的故事」

時： 同年十月初二日(這年是閏八月)

處： 北京賢良寺議和大臣李鴻章行轅。

賢良寺花廳，正中爲紫檀大炕，天然几，盆花，帽筒，大自鳴鐘等。兩側爲屏風，大穿衣鏡，紫檀几椅，正中前方爲臨時爲着接應外賓而設的大餐桌。上午十時，陰森，刮着猛烈的黃砂，室內已生大火盆。

幕啓時，議和大臣李鴻章，副都統蔭昌（午樓）正與聯軍統帥瓦德齊及瓦氏副官握手，招待入坐。侍者獻茶，退出。

瓦 上禮拜承慶王殿下和貴大臣來訪，非常感謝，因爲軍務很忙，到今天才得向貴大臣回拜。

李 不敢當，能有機會跟貴統帥暢談，非常榮幸。北京天氣很壞，幸喜貴統帥體氣很好。

瓦 這兒的天氣跟我倒很相宜，在敝國秋盡冬初的時候常常下雨，北京倒很乾燥。

李 昨天敝國駐柏林欽差呂海寰有電報來，他在柏林承貴國外部優待，貴國皇帝陛下還希望兩宮早日回京。

瓦 這意思在上次跟貴大臣會見的時候已經表示，假使貴國大皇帝回鑾，沿途德國軍隊一定可以依照對外國君主體制，盡保護的責任。

李 前天俄國欽差格爾思大夫來回拜本大臣的時候，也說希望兩宮回鑾，並且他說如有必要，俄國可以選派軍隊，隨鑾

保護。

〔緊張〕貴大臣意見怎樣？張家口一帶不已經有了英德兩國的軍隊嗎？

不過這也是俄羅斯大皇帝的好意，（故意地）這次本大臣從天津北上，承俄軍司令沿途派兵保護，很有禮貌。

（看破了他的用意，冷靜地）貴大臣在京，一定很安泰吧？（略略欠身）一切都好，多承貴聯帥的好意。

中德兩國，歷來關係很好，上年敵國亨利親王到京遊歷，也承貴國大皇帝和貴大臣殷勤招待，所以在德國的立場，總望兩國早日恢復交好，不過事情到了這種田地，我以為貴大臣還得從大處着眼，奏請皇帝回鑾，早日簽定和約條件。西安氣候很壞，回鑾當然愈快愈好，可是這次保定府的事情，又使情勢改變，這事情傳揚開去，（強笑）倒可以使各地中國官員發生恐慌，以後聯軍所到的地方，不敢開城迎接。保定府布政司廷雍，是剛毅的親信，他曾經慘殺教民，兵到城下的時候，他還擺着香案，這香案就是義和拳的鐵證，處死廷雍，殺一警百，這是各國欽差的公意。

不過，總希望聯軍將士行動不要操之過激，引起反抗。這祇要各地官民不再有排外行動。

上次由意國薩爾瓦侯爵代表交來的和議草案，貴聯帥的

意見怎樣。

瓦 大致知道一點，那是各國欽差共同草定的條件。

李 上禮拜跟各國欽差會見的時候，我說賠款數目駭人聽聞，中國無法負擔，但是英國欽差說祇要中國財政歸各國掌管，當然可以籌到，關於這一點，貴聯帥的意見怎樣？

蔭 假使英國欽差是在代表聯合各國講話，那麼這一條分明和貴國大皇帝來電的主旨相反。

瓦 (微笑) 蔭都統知道這一條要求的計畫者是誰嗎？

蔭 (搖頭) 不知道。

瓦 (故作驚人之筆) 遠在千里，近在眼前，這人就在(對李) 貴大臣幕僚裏面。哈哈……

李 (老獪地不動聲色) 那倒要請教……

蔭 (吃驚) 貴聯帥別開玩笑。

瓦 (故意使人焦灼似的) 提出這要求的是英國欽差薩這議，可是計畫這要求的是貴大臣的參贊稅務司赫德！

李 (吃驚，點頭無語) 唔……

瓦 (放低聲音) 敝國對於這次事變，受害最大最慘，代表敝國皇帝的克林德公使，遭了拳匪的殺害，但是敝國並沒有乘機管理中國財政的意思，祇要對於敝國大皇帝提出的條件有一個確切的答覆，也許敝國可以在別方面幫忙！

……（從副官的文件包中取出一個公文，交給蔭昌）蔭都統請將這來電的意思再翻譯一下！

蔭

（起立，恭敬地唸）大清國大皇帝前次來電，大德國大皇帝現已收悉，欣悉大皇帝擬將兇殺德國公使辱及文化之事，按照華俗教律賜祭奠醑，作為償恤，然余身為德主，世守耶穌教規，如此兇惡之事，礙難遽以奠祭了事，與余奉同教之民，受諸般痛楚，死于非命，已在上帝面前告訴中國大皇帝，如此冤魂，諒非徒以奠祭所能解釋。……（停頓一下）

李

貴國大皇帝的來電和要求內容，我早已知道，不過關于皇太后跟皇上的部分，本大臣不敢置議，其他中德訂結密約，共同對付北方局面……

瓦

（攔住）這兩件事，是不能分的，今天當然也不是討論問題的時侯，不過，這是中國對敵國表示誠意的最低條件！

李

（對李睥睨）還請貴大臣仔細考慮。（起立告辭）我一定盡力想法使貴聯帥滿意，有便的時候，還希望再有詳談的機會……

瓦

（與李握手）再見！

李

再見！（故作想起似的）喔，昨天聽說天津貴國軍隊爲着搭建浮橋，和英國陸戰隊有了衝突，但願這事情不影響到和議的局面。

瓦

(外交辭令) 我相信這是傳聞之誤，各國軍隊之間都很和氣！(再握手) 再見！

謙讓地送出，從屏風後總理各國衙門左侍郎徐壽朋，孫家鼐，左都御史程璧等陸續登場。李蔭送客回來，大家圍着蔭昌低聲談議，徐壽朋將一紙公文交給李鴻章。這是張香帥的來電。

徐

李

(讀) 哼，「妥籌兩全之道……」(對徐) 一派書生的夢話！兩全，洋人肯退兵嗎？(背着手在室中踱着，突然的回到正中坐下。憤憤，又像自言自語) 割地賠款，懲辦封疆大吏的和議，幾年來可也辦得多啦，可是還有比這一次更複雜更難辦的和議嗎？(以手擊桌，舉座惶然)

沈默。

徐

這一次事件裏面，德國關係最深，損失最大，現在在京各國軍隊又由瓦德齊統率，照方才瓦德齊談話，德國跟英俄兩國之間，利害衝突很大，假使能夠跟德國以相當代價，譬如各訂立一種協定……

李

別的條件，都可以承認，可是老佛爺肯向克林德的女人謝罪麼？張之洞在南方唱高調，什麼叫做兩全之道！

孫

關於兩宮的問題，我以為簡直沒有磋商的餘地，做臣下的議論到君父的謝罪問題，豈不是倫常大變！一國的皇帝向

敵國使臣的妻子謝罪，國家的體面何在呢？

|徐

(冷然) 陳兵京師，殺人盈萬，國家的體面，不早已經丟盡了嗎？況且(中止)

沈默。

|程

洋人這一次的聲勢汹汹，目無中國，卑職的意思倒以為由子給他們看穿了中國的弱點，從天津到保定，從北京到張家口，他們不曾碰到任何的抵抗！(李睜目靜聽) 假使節節都有聶士成一樣的將官，都有寧死不退的兵士，那麼即使打敗，情形也決不會像現在一樣的可憐，現在山陝河南一帶民氣沸騰，南方……

|李

(勃然) 民氣？你打算靠民氣嗎？民氣這兩個字，孫逸仙在南方宣傳得還不夠嗎？(以手擊桌) 鄭弼臣在惠州造反，那是民氣！史堅如炸德壽，那也是民氣！南方的革命黨攻擊皇上，主張改變國體，那也是民氣！(用力地) 哼！照你說，萬事都順民氣，咱們還能在廟堂上講話嗎？(站起來，背着手踱着)

滿座默然。

|徐

(獨語似的) 問題的關鍵，還是在瓦德齊身上！幕後人聲，馬蹄聲，漸近，爭執的聲音。

聲一

洋兵洋兵！

聲二 別看錯啦，這兒是李中堂大人的公館！

聲三 您打人什麼？

爭奪聲，人音嘈雜，室內的人們愕然，家人奔出張望馬蹄聲。

聲二 瞧！賽二爺！賽二爺！

聲一 賽二爺！您總得講公道話！

聲三 這都是中堂府的！

家人上場，打扞後。

家人 稟大人！剛從天津採辦來的伙食，全給賽二爺——不，賽金花，跟五個洋兵搶去啦。

稍稍安堵，人聲止，一陣馬蹄聲漸遠。

程 賽二爺？（欲奔出，家人上場）

家人 稟大人！講了大人的名字，賽二爺吩咐洋兵，把伙食全留下

啦，祇是……

李 什麼？

家人 祇有大人用的燕窩，人參，和海狗腎，却給她帶走啦，還……還留下了一兩銀子的酒錢。

李 揮手令下，苦笑。

孫 （憤憤地）妖孽真是妖孽！奇裝異服，跟洋人並着馬在街上走，啊啊（默禱似的）洪文卿欽差的清名，不，簡直可以

說大清國的體面，都給這淫賤的女人糟塌盡啦！

徐 可是，假使沒有這淫賤的女人，也許咱們今天還不能在這

賢良寺跟洋人講話吶！

孫 什麼話！這全是中堂大人的威望，跟這賤女人一點兒也沒

有相干！（嘆息）唔，不早將這淫賤的東西攆出去，這是我

的責任！

程 （正向孫，似所能抗辯）……

李 （對程）程侍郎！上次不是說，此番搭救您的就是這賽金

花嗎？

程 （低頭）是！

那麼，在事先你該認識她吧。

李 在這次遭難的立尙書那邊見過幾次……聽她說，在上海

的時候，她跟中堂大人也曾……

程 （咳嗽止之）你現在還能去看她嗎？

……

孫 啞然，以好奇的目光望着。

李 問題的關鍵，還是在瓦德齊身上，假使您能夠見她，要她從

旁幫助，祇要……

孫 （惶恐地）可是，這是國家大事……

李 （以手制止他的發言）祇要老佛爺跟皇上謝罪的問題

能夠避開其他一切條件都可以使他滿意。

(驚愕) 那麼關於密約的問題……

聘請德國將校改造中國陸軍的條件也承認嗎?

(自嘲地) 問題不在千萬里的土地，更不在千百兆的錢，現在要爭的祇在老佛爺一人的體面(對程) 其他的一切條件，便可以使德國滿意，這事情關鍵很大，你就去想法進行。

但是，賽金花總不過是一個沒有見識的女人，更沒有國家思想，況且她又有那一套愛鬧別扭的脾氣，萬一她有什麼推辭，或者有什麼要挾，那不是……

那您可以善為開導，曉以大義，跟她說西施和昭君的故事，(也有幾分自嘲的意味) 咱們中國在國破家亡的時候，靠女人來解決問題的事情，本來是不希奇的。

可是，我總以為……

(不理會孫家鼐的議論) 同時，假如有必要，你還可以允許她金錢的報酬，名譽的表彰，假如她有丈夫，事成之後，還可以給他一個相當的職位。

是。

(回頭對徐) 打電報用的護照辦好了沒有?

已送來啦，不過有很嚴厲的附帶條件，第一是不准打密電，

第二是電報內容絕對不准妨碍聯軍行動。

那不妨，立刻打電報給甘陝河南三省巡撫，從嚴曉諭軍民人等，今後絕對不准再與洋人和教民爲難，否則軍法從事。是。

徐 | 李 | 徐 | 李

（提高聲音）再用海線電報通知廣東巡撫德壽准他便宜行事，澈底彈壓同盟會亂黨活動！是。

幕

4
第六場

「西太后沾了你的光」

時： 同年十一月。

處： 與第四場同。

外面在下雪，正中臨時添造的壁爐熊熊地燃燒着。幕啓時，一個德兵手裏拿着皮鞭，指使着三五个被俘的華人（都在第四場見過面，例如秀才，變把戲的，在洋務局辦事的一——叫他魏邦賢吧。——等等）在揩地板，收拾房間。

兵

（狠狠地）Munter!

漸漸的從左方措到右方，像趕牲口似的趕着，至門口。
好，走！

魏邦賢正在揩一個痰盂，跪在地上仰起了頭，兩手做着
摩擦的手勢。

魏 Ich, ich ... Putzen, ... Putzen!

兵點頭，押着其他的下場。魏擦着，頻頻地張望。賽金花的
女僕顧媽（那就是第二場的中年婦人）手裏擦着水
煙管，登場，沒有看見魏。魏諛笑地走近她。

大嫂您早！

（吃驚）什麼，給你嚇了一跳！

嘿嘿，大嫂，大帥跟二爺起來啦沒有？

（頭也不回地）干你什麼事？

別這麼說，大嫂！您知道，我從前是在洋務局辦過事，做過官
的……

（瞪了他一眼）……

大嫂，嘿嘿，您能幫我一點兒忙嗎？

什麼？

不是說，孫二爺不能常到這兒來，二爺要用一個聽差嗎？

（打量着他）唔。

有便的時候兒，請您跟二爺說，「那大塊頭姓魏的倒很能

魏 顧 魏 顧 魏 顧

魏 顧 魏 顧 魏

魏

兵

幹」這麼一句，就得嘍。嘿嘿。

您，做過官的，要當聽差？

那兒話，大嫂，能夠跟聯軍大帥和二爺當差，還了得嗎？嘿嘿，沾點兒光，在路上走也有面子。

（不置可否地欲走……）

大嫂拜託您好嗎？（向四周一望）事情成了之後，一定謝您，嘿嘿，大嫂，您今兒幾歲？

（走）你給我做壽？

（差不多要拉住她一般的）假使，嘿嘿，不嫌棄我……那

時候……

別做夢，腦袋兒還保不定呢，居然想討老婆啦。（下）

魏嘻皮笑臉的擦痰孟嘉後

好快！好快！

荆頭的將一錠銀子望懷裏一塞，得意地從右上場。魏趕快迎上。

大爺您好啊……好大雪！

您……

嘿嘿，我姓魏，從前在洋務局辦過事的……

（將他上上下下地打量一下）唔。

您的差使真好極啦，跟大帥剃頭，敲背，嘿嘿，大帥的鬍子那

一定是很……嘿嘿，大爺你能幫我一點兒忙嗎？

……什麼？

剃

賽金花從右登場，聽見他們談話，站定。

魏

下次跟大帥剃頭的時候，請你說，「在外邊做苦力的那姓魏的倒很能幹！德國話也懂得！」比如……（做擦痰盂手

勢）這叫 Putzen Putzen……

賽故意的咳嗽，登場，剃頭的很快的從左方過場，魏恭敬

地向賽打躬。

賽

（憐憫）你別跟這些人說，有話跟我講不好嗎？聽說你是做過官的。

魏

（惶恐）謝二爺，小的……

瓦德齊大踏步地登場，搓着手，對魏望了一眼，走到爐旁。

賽

假如你要回去，也可以跟我說。（回頭對瓦）這大個子怪可憐的，可以讓他……

魏

（搶着）不，二爺小的情願在這兒跟二爺當差，嘿……

賽

（禁不住笑）那麼獸在這兒幹什麼走啊！

魏下。賽走至瓦前。

賽

北京的冬天，很冷吧。

瓦

和柏林差不多。（望天）唔，下了雪，就想起了柏林積了雪的街樹，在雪上走着的馬車，爐邊的聖誕樹……

【賽】（不懷好意地笑）還有，在火爐邊想念着你的那位漂亮而能幹的夫人！

【瓦】哈哈，在北京不是有一個更漂亮更能幹的你嗎？Meine

Kleine ——（接吻）

【賽】Das Heimweh?

【瓦】（搖頭）咱們德意志帝國的軍人是不准有懷鄉病的！

【顧媽拿了一疊名帖及禮品之類登場。

【顧】今天又是這許多，什麼拜乾娘啦，送禮啦，求二爺保護啦，二爺您真的也太愛管閑事啦。（拿出一匣首飾之類的東西）這是沙窩門那姓錢的送的，說一點兒小意思。二爺一句話，救了他們一家的性命，說回到南邊之後，還要給二爺建生祠！（一面說，一面對賽做一眼色，賽走近她的身邊，打開首飾匣看，故作吃驚似的神情。）

喔，亂烘烘的北京居然還有這樣的好東西！

【賽】（低聲地）孫三爺要見您，另有一位程大人說是代表李

中堂來跟二爺請安的！

【瓦】什麼？孫三今後不准他進來！

（向瓦作一嬌笑）代表李中堂？不是來討還人參和燕窩嗎？上次搶了他的。

【顧】那可不知道。

28
[賽]

程大人可是上次在路上……

對啊，上次跟咱一起到這兒來的。

[顧]

(低聲，對顧) 代表李中堂 (思索) 在外邊嗎？ (顧點頭，

賽會意，向瓦) 這幾天外邊的情形怎麼樣？跟李鴻章講定

了什麼沒有？

[瓦]

(搖頭) 太難啦……可是住在這北京的儀鸞殿過聖誕節和新年，不也是很愉快嗎？哈哈……

[賽]

上次我也跟你說過，你們這一次不已經是夠威武啦嗎？義和拳給你們殺盡啦，大紅大紫的官兒，在你們前面叩了頭，

皇太后跟皇上逃到甘肅去……

[瓦]

逃了算得什麼，克林德太太一定要那老潑婦償命呀！

[賽]

(幾分誇大地表示驚奇) 皇太后犯了罪也要償命嗎？那不是很難辦嗎？

[瓦]

(微哂) 難辦，可是克欽差的太太一定要這樣做，三天不隔二的到我這兒來催，今天說不定又要來，對啦，她很想見

見您，過一回兒您可以陪她談一下，今天英國欽差要來談

話，我也許不得空。

[賽]

那好極啦，假使能夠，我也想勸勸她。(對顧媽) 請程大人到這兒來吧。

[顧]

二爺吶？

〔賽〕

（點頭）唔……

願媽下場，瓦束腰帶佩劍，下場。賽略略整頓一下衣服，翻弄了一下方才願媽拿來的東西。孫三、程璧由一個德國兵士伴着登場。賽迎上招呼。

〔賽〕

程大人什麼風吹得來的好嗎？

〔程〕

早想來謝謝二爺，可是到這兒來不方便，這次李中堂大人有點兒事情要我跟二爺講，所以找了三爺……

〔賽〕

請坐！李大人一定很清健吧！上一次（笑了）我這改不過來壞脾氣，爲着好玩兒，拿了他很多的人參和燕窩（吃吃地笑）程大人請您跟李大人說，這就算賞了賽金花吧。

〔程〕

（被引着也笑了）這點兒算得什麼，李大人有事情要二爺幫忙，他老人家又不便來拜訪您，所以要我來跟二爺說，假使二爺肯替李大人幫忙，也可以說替老佛爺幫忙，等事成功之後，李大人一定得重重的謝您呢！

〔賽〕

（佯作吃驚）李大人要我幫忙，折死人啦，賽金花算得什麼……

〔孫三〕

二爺別這麼說，滿北京的人那一個不說，賽二爺是北京的觀世音，救苦救難，什麼事情祇要二爺一說話。

〔程〕

可不是，前天在賢良寺談起二爺的時候，真是那一個不稱讚，那一個不感嘆，在這種國家大變的時候，能夠真真替百

姓們講話的不是什麼大官大府，倒是這麼一個如花似玉的姑娘！

〔賽〕（有點兒感喟，可是掩不住內心的得意）那兒話，程大人太誇獎啦！賽金花能做的，儘是些小事情，譬如說唸書的，推不起打板子，要我去說一說，沒錢的罰不出，要我去講一講，壓根兒這還不是洋人對我賣一點兒小面子，現在中堂大人辦不了的事，賽金花是什麼人，能辦得了嗎？

〔程〕不，這事情一定要二爺才能辦，假如不，李大人也就不會要我到這兒來啦。（近一點，低聲，可是很鄭重地）二爺知道，跟洋人講和的事不是很糟嗎？

聽得這麼說。

〔賽〕李大人的意思，要請二爺替大清帝國幫一點兒忙，有機會的時候，請您跟……（用手作一個翹鬚子的樣子）……

說，祇要關於老佛爺跟皇上的條件能夠減輕一點兒，那麼上次他跟李大人講的其他的條件，全可以使他滿意，譬如

（放輕聲音，幾不可聞）……

（笑）程大人，您可是跟我開玩笑？

什麼？

〔賽〕這事情太大啦，辦這樣的事的一定是戴紅頂兒的，什麼欽差什麼大臣才對啊，我們娘兒們那兒能夠辦吶？囉囉……

况且程大人您總知道，賽金花是給人家當作妖孽罵作淫賤的壞女人的對啦，那位孫大人還一心一意的要攆我走
呐。

程 別這麼說，這次李大人要到我這兒來，孫尚書也知道，况且二爺誰個不知道，您現在是北京第一個有勢力的人，您一句話救了千千萬萬的性命。

賽 那是人家講着好玩兒的，老實說，那時候北京要搶也沒有可以搶的東西，要殺也沒有可以殺的人啦。

孫三 (禁不住) 不，不，整個兒北京的人都將二爺當作……
賽 你別多講話。程大人，請您向李大大人回一句，說賽金花不敢當！

程 (熱心地) 賽二爺，您是中國人，您得盡一點兒國民的責任，事情成功之後，李大大人一定要請皇上表彰您的功勞，假使您有什麼……

孫三 (搶着) 程大人剛才說，將來還可以賞我當一個千總呐！
賽 瞪了他一眼，回頭正要對程講話時，顧媽忽忽地跑來。
二爺！克公使的太太來啦，說要到這兒來。

顧 (好啦，說我就來。顧下) 程大人，大帽兒我不敢戴，宮廷的恩典也輪不到一個班子裏賣唱的女人，不過，程大人既是這麼說，李中堂我在上海的時候也曾承他看得起過，事情

有沒有希望不敢說，我得盡我的力量試一下。（起立，程大喜過望）有什麼消息的時候，我就差人稟告李大人！

（親熱地）二爺！代表中堂大人感謝您！

可是，方才講的話靠得住嗎？不是好玩的！

當然，那還用說。

二人告辭，臨行。

（忽然想到似的）喔，險些兒忘啦，程大人遇到孫大人的時候，請您跟他說：「賽金花在接受他攆出去」！吶！祇要他能夠。（嫣然一笑，向右很快的下場）

（對孫三豎起大拇指）了不得！

二人下場，方才陪着他們來的德兵跟着下。舞台空虛，不

一刻，賽金花的笑聲可聞，陪着克林德夫人上。

sehr……sehr schön！怪不得人家都是這麼說！

（笑着）不敢當（從桌上拿洋酒，倒了兩杯）請喝一點

兒酒，解解寒氣。

多謝。

照中國曆，今天才十一月十九啦，可是西曆就快過年啦……

……時候過得真快……

對啦，明天就是 Christabend 了，唔，您在德國過過聖誕節嗎？太好玩啦，想起來，自己就和孩子們一樣。啊啊，您知道？

今年北京也過西曆年，陰曆年已經禁止啦，方才來的時候，已經有許多中國人掛了旗，其中最多的，就是咱們的德國旗啊啊！（不勝感慨之態）

那一定是很高興的……（中止）

可是，可憐的克林德！願他在天上安樂死了！已經快半年啦，

（興奮）那可殺的義和拳！可恥的老潑婦！我一定要殺死她，替克林德報仇！

我的好太太！這事情實在太慘啦！可是（停了一刻）克大人的仇，可以說，已經是報啦，義和拳殺了不夠嗎？許許多多的王爺，大臣，賜死的也有，開斬的也有，那麼仇還不算報了嗎？

（興奮起來）不，不能這樣說，咱們文明的白種人，是不能受侮辱的，德意志人，更不能白白的給人殺死！一個牧師，一個商人，尚且不能白白的送命，況且他是代表大德意志帝國的一個堂堂的欽差！他可以白白的給野蠻人殺死嗎？我一定要賠償，一定要指使殺他的老潑婦償命！

（忍着氣）太太，別太興奮啦，克大人……

（搶着她的話）咱們德國人到這野蠻的東方來，本來是準備着死的，可是死了沒有報償，一條牧師的命，還換了一個膠州灣，那麼一個欽差大人就不能要一個野蠻國的太

后抵罪嗎？况且他……（欲哭）

（酌了一杯酒，陪着笑）太太，您得安靜一下，咱們談談別的話吧！（扶她坐下）

克拭淚，無言，少頃。

（帶笑地）克太太，您愛北京嗎？跟您們的柏林比起來？

柏林？那不是不能比嗎？柏林是西方最文明的都市，有清潔廣闊的街，清的水，綠的樹！北京太骯髒，這空氣就呼不慣！你愛北京？

北京的東西一點兒也不可愛？比如北海，頤和園，宮殿，千多年的老柏樹，白石的天壇，還有什麼刺繡古玩，啊啊，還有小叫天！

那當然也有，比如北京的石工很不錯，對啦，街上不是有很多牌坊嗎？那到很好看，我記得，從前跟克林德到日本去的時候，也有這麼一種叫做什麼 Torii（鳥居）的牌坊，可是那樣子很拙笨，沒有什麼好看。

（觸機）唔，克太太的眼力真不錯，可是，您知道這些牌坊的用意嗎？

用意？

在咱們中國，造牌坊是一種最榮耀最難得的事情，譬如說，對國家有啦，什麼大的功勞，或者是忠臣孝子節婦，做了常

人做不到的事情，皇帝才替他造一座牌坊，這是一種永遠的紀念物，千年萬古的不使人忘記。這叫做「流芳百世！」

克

原來這樣，那跟咱們西洋的銅像差不多。

賽

我覺得牌坊比銅像更偉大，更尊貴，牌坊上面中央，不是有這麼方方的一塊嗎？這就是聖旨，有人從此牌坊下面經過，不論怎麼大的文武官員，都得從轎上馬上走下來，恭恭敬敬地走過去，那不是比銅像更榮耀嗎？

想不到還有這樣的意思。

賽

（進一步）克太太現在話又說回來啦，譬如這一次克大

人的事情，他遭難的地方是東單牌樓，假如克太太願意的話，倒可以要求中國皇帝跟克大人在遭難的地方造一座北京最偉大，不，中國最偉大，最華麗的牌坊，在這牌坊上面刻上克大人平生的事情，和遭難的經過，使今後看到這牌坊的人們都知道克大人的事情，而且，可以使這牌坊變成一個北京最有名的地方，那不是比要求皇太后皇帝跟太太道歉有意思得多嗎？

克

（意漸動）但是，他們慘殺了克林德，就該向我來服罪，化幾個錢，造一座牌坊，那不是太便宜了那老女人和皇帝嗎？那倒有辦法，假如太太願意的話，我可以想法跟李鴻章說，

賽

在牌坊上面，要中國皇帝親自寫一篇文字，對克大人表示哀悼，同時……

瓦德齊焦灼地登場，好像有什麼要緊的話要和克林德夫人講，二人握手後。

今天來得好極啦，正有話要跟您商量……（望了望賽再

回頭對克）您知道……

（會意）您們談話，我在這兒不妨嗎？

唔，不干事。（回頭對克，嚴重地）您知道榆關的事嗎？不知道。

俄羅斯這蠢熊，已經先下手啦，關係很重要，現在英公使來商量，已經派哈上校坐軍艦趕去啦，看情勢，（賽走向火爐）跟李鴻章的交涉，有趕快結束的必要，所以，您的意見……

方才賽小姐正在跟我說，她有辦法，可以叫李鴻章替克林德造一座中國最偉大的牌坊，再要中國皇帝親自寫一篇哀悼的文字，彫刻在牌坊上面，同時……

（感到興趣）唔，同時怎樣？

給您打斷了話頭，她還沒講下去啊！

（很快的回身扯着賽金花）這樣要緊的話，為什麼不講下去啊！

（笑）同時，在牌坊造成的時候，要中國皇帝親自設祭，這

就算對克大人表示抱歉的意思！

唔……（望着克）

克低頭沈思。少頃，賽凝視着他們，決然地走近瓦德齊。

假如克太太能夠不堅持以前的要求，那麼除了方才講的之外，德國的要求，李鴻章準備全盤接受！

你的話有根據嗎？

（得意）有啊！李鴻章準備答應您的三大要求！

這話當真？

我從來不曾講過假話！

（很快地對克）克夫人！現在局勢緊急，爲着國家的利益，

您有讓步的必要！

那麼克林德的血不是白流了嗎？

您放心，他的血不會白流，他的血會使德意志帝國在東方

的勢力伸張，在這未開化的大陸上面建立一個不破的城

堡！（和她握手）

（望着瓦，幾分傷感）爲着國家的利益，就便宜了那老女

人吧！

（回頭拍着賽的肩膀）你是中國最好的外交官，你是西

太后的大功臣，你替中國盡了很大的責任！

（好像卸下了重担子似的）我很高興，總算替皇上做了

賽

瓦

克

瓦

克

瓦

賽

瓦

賽

瓦

賽

瓦

一點兒小小的事。

〔走近來和賽握手〕賽小姐！那該死的西太后和皇帝沾了您的光！他們一定要好好的褒獎你，一定要好好的酬謝你的（和她握手）

哈哈，你有了大功勞，您也可以要李鴻章跟你造一個牌坊

……

沒有的事！我沒有這樣的福氣，也沒有這樣的身分，（望着他們的勝利的歡喜，不禁有身世之感了）皇家的恩典，是輪不到我這樣的人的，我……但願能夠做一個太平時代的百姓！

顧媽端了一盤酒果上場，靜靜地

——幕——

第七場 「可是他們給她的報酬呢」

時：五年之後，一九〇五年初夏（光緒三十一年）

處：北京陝西巷賽金花南班妓院。

南班妓院客廳，富麗的陳設，與雅緻的書畫，煙榻几椅等等，正前方是臨院子的石階，階前擺着大小各色的花

盆，紫藤棚的油綠的垂條。遍左是有欄干的走廊。

幕啓時，三兩個的妓院裏的姑娘交頭接耳的窃窃地談論着，一個打雜的懶散地躺在煙榻上，桌上雜亂地擺着茶壺茶杯等等，老媽子坐在桌前打盹兒。一種零亂無主，又在焦灼地等待着消息的空氣，上午。

一二分鐘之後，顧媽與一個小聽差小七急匆匆地從走廊上登場。

顧 哼，什麼大官大府講的話，還不及一個窯子裏的姑娘，講說話！（忿忿地）這算是對咱們二爺的報酬嗎？一點兒事情就抓到衙門里去！

妓女及打雜等走攏來聽消息。

小七 起初還不放我進大門吶，說程大人不在家，後來又要什麼名片兒，好容易塞了一點錢，才把那封信送上去，結果吶，一句話：「知道啦！」什麼下文也沒有！

顧 公使館去過了沒有？

小七 昨天送衣服到刑部衙門去的時候，二爺跟我說，不要差人到公使館去，她說，假如公使館派人來問，祇說班子裏死啦，一個姑娘沒有什麼事，二爺一兩天就會出來的！

妓一 三爺吶？

小七 誰知道！

30
顧 (憤激) 時候過得還不久，整個兒五年還不到，洋人進

京師的那一年，什麼王公貝子，都來投帖兒，拜乾媽，李中堂大人也請這位姓程的來請安，低聲下氣的講話，什麼替大清幫忙嘍，將來皇上一定不會忘記二爺的功勞嘍，要重重的謝二爺嘍，好，現在講和講好啦，洋兵也走啦，他們的頂兒紅啦，袋兒滿啦，賽二爺呢，還不是依舊賣唱！

老婆子 都是鳳鈴這死丫頭，賣給了班子裏，誰能不挨打不挨罵

啊，那兒來的這股傻勁兒，吞鴉片，死了還害人！

小七 她自己有相好，跑不了就詐死，二爺又沒打過她。

妓一 像二爺這樣的手面，就是打了她也算得什麼？

打雜 別說打，打死幾個也不算希奇，二爺救了的人可不少，滿

京城的人，誰不說二爺是北京的大恩人！

妓一 李鴻章死啦，其他的大人們可總不會死完啊，小七，程大人之外……

小七 (搖頭)

顧 現在，又是他們的天下啦，一點兒不相干的事，就要裝官腔，捉到衙門裏去辦！(自語似的) 有本事，到洋人面前去裝官腔，那才算有種！

妓二

小七！別聽二爺的話，快到交民巷去跟穆大人說，祇要洋大人送個名片去，不怕他們不用轎兒把二爺送回來。

話未完，打雜的望着院子叫。

打雜

瞧！孫三爺回來啦。

大家望着前面，孫三沒精打彩地回來。

三爺怎麼啦？有什麼消息沒有？

孫 願

（倉皇地望四周看了一遍）不行啦！冤家碰着對頭，孫家

孫大人當了刑部正堂，二爺的案子碰在他手裏，就沒有出來的希望啦。

妓一 願 什麼？

孫 （故作嚴重口吻）除出人命案子之外，孫大人還要辦二

爺什麼妨害風化罪，糟糕，連咱孫三也拉進裏面去啦，嘿！

願 那麼您快跟小七到交民巷去也許……

孫 （掙開願的手）什麼話，外面風聲緊得很，咱孫三一露面

就有帶進去的危險啦，（回身向裏面走）

願 （扯住他）你不替二爺作主，誰還能……

孫 （狼狽地）我不願意吃官司，受了官刑，死了做了鬼，一輩

子也不會超生的，（忙忙地望內房走，顧媽扯住他，跟入。）

孫 願 咱得走啦，散伙啦！

妓二 好啦好啦，大家散伙啦！

妓一 想不到賽二爺這樣大的手面，還會有這樣的收場！

內房顧媽與孫三大聲爭吵，小七奔進去，大家愕然。

顧聲 別人可以走，你就不能走！

孫聲 你能管我嗎？

顧聲 這東西你不能動你……

孫聲 你是什麼人？（扭奪之聲，顧大聲喊。）

妓二 二奔入，孫三氣烘烘地拿了一個大包裹出來，顧與

小七 追出。小七被孫三摔倒，孫揚長而去。

顧 這忘八蛋！不吃好草料的！二爺沒眼睛，白養了這狗東西！

妓女老媽子們動搖，大家商量要走。

顧 什麼？您們大家都要走嗎？

妓二 三爺也走啦，咱們跟着幹什麼？

老媽子 等着吃官司嗎？

打雜 大家走啊！散伙啦！

一窩蜂的奔入內室，打雜的望院子裏奔，小七跟着去，老

媽子連客聽上值錢一點的東西也拿走了，顧媽茫然若

失。小七聲：「二爺的馬，你扯到那兒去？」爭執聲，小七奔

回馬嘶聲。

小七 這狗東西的將二爺的那匹「鐵皮青」也扯走啦！

妓女等各人拿了一點東西，拿着箱籠包裹紛紛從走廊

下。

顧媽失神似的望着這零亂的客聽，沒氣力地坐在椅上。

小七慢慢地將倒在地上的那個花瓶拾起來。

門外騾車聲，二人回頭。門聲。賽金花睜着好奇的眼睛從走廊回來。

怎麼啦？

二爺！（奔上）您的案子怎麼啦？

顧 二爺！（拍着她的肩，不答她的問）您先講啊，這兒的人呢？怎麼啦！

顧 散伙啦！二爺回來說，二爺沒有回來的希望，又說孫大人要抓他，辦他的罪，他先走啦，拿了你的那些值錢的東西。

賽 唔！（黯然，但是裝着鎮靜。）

小七 二爺！「鐵皮青」也給聽差的拉走啦！

顧 二爺案子怎麼啦？

賽 （坐下）沒有事啊！今天孫大人從頤和園回來，帶了一堂，

我把鳳鈴死的事情，前後的講了一遍，好啦，判的是罰我三錢七分二厘銀子！

顧 小七 （雀躍）恭喜二爺那些走的快的傻東西！

賽 （望着他們兩個）可是，走得快的不是傻呀！……你們爲什麼不走啦？

小七 爲什麼要走啦？

賽 （禁不住笑了）好，咱們在一起吧！瞧着，賽金花還沒死啦！

二爺您在刑部受啦罪嗎？

願 賽

（搖頭）沒有，裏面的人差不多全認識我，得了些關照，進去的時候兒鐵鍊子也沒有過，祇是……（興奮起來）唔，我在裏面還認識了幾個人，您不是也知道嗎？北京有名的怪女人，那叫做什麼「小僕虎」的。

小七

賽

我不認識她，可是她倒認識我，真不錯，身體好極啦，耍得好武藝，這次不知爲什麼惹惱了桂八爺，在堂上受了各種的刑罰，可是她有骨勁，都熬過去，一哼也不哼，她還跟我說，疼在身上，記在心裏，瞧着他們拿我怎麼辦！唔，真了不起。

二爺！您累啦，去躺一下，有話過一回兒再講吧。

願

賽

不，我一點兒也不累。講給你聽，在刑部裏還有一個叫做什麼沈蓋的沈先生，他是革命黨，堂上要他招說，祇要講出一個地方，就可以放了他，可是他一句話也不肯講，就打死在堂上啦。監裏的人那個不稱贊，說有了沈先生那樣的人，看大清的天下是不會長久了！

願

小七去看一看還有什麼點心沒有？

小七欲下，忽然敲門聲甚厲，顧媽很快地去開門，賽又頹然的望着這零亂的客廳。一刻，粗魯的脚步聲。

魏邦賢，這時候已經是刑部的官吏了，帶了兩個差役氣

昂昂地登場。

魏

賽金花（指着賽）您是賽金花嗎？（裝做不認識的樣子）

聽着……

賽

（愕然站起來）你，你不是姓魏的……

顧媽聽見賽講，才發現他就是魏邦賢。

老魏！什麼你做了官啦？

魏

（放大聲音制止她們）賽金花！刑部正堂孫大人的判令，

（拿出公文來看）「賽金花傷敗風俗，虐斃人命，着卽押解

回籍，卽日起行，着長元和五縣會審，詳報核奪。」快，收拾起

來，立刻起身！

賽

什麼話，咱的案子不是已經了結啦嗎？對了三錢七分二厘

銀子，你，魏邦——

別多講，快收拾起來，這是公事。

姓魏的，你別張牙舞爪，揩地板的時候，不是二爺跟你……

魏一手將她推開，指揮差役。

魏

把屋子裏的東西押起來，（再看公文）歸公發賣，抵充風

鈴屍親損害……

賽

什麼，我沒有犯了抄家的罪，（攔着差役入內房，魏重重地

將他扯開。）姓魏的別威風，有話跟你到孫家爺那兒去講，

你是什麼人，敢……

話未完，走廊外有人聲。

二爺在家嗎？

大家回頭看，一個僕人裝束登場，向大家驚奇地望了一眼，向賽打躬。

僕

賽二爺！吏部的程大人家的，程大人知道二爺回南方去，差小的送一點兒盤費，給二爺使用，這是程大人給二爺的信。
(呈上信及一包洋錢。)

賽

程大人？他從那兒知道咱回南邊去？

僕

小的不知道，方才大人從刑部的孫大人公館回來……

賽

(思索，決然地對顧媽) 看模樣兒咱們得走啦，你家裏沒有人，可以跟我走。(回頭對小七) 小七！你有老爹在北京，不用跟我去！(隨手拿過僕人手裏的洋錢) 這給你拿去用。(又像想起了什麼似的從那一包洋錢中不計多少地拿了若干，給僕人) 請您回程大人說：「賽金花謝大人的賞，承大人還記得有賽金花這麼一個人！」

僕人呆然，連連道是而退。賽金花悠然的拿起程璧的信，擦火柴燒着。

願

二爺您怎麼啦，這是程大人給您的信啊，也許……

賽

(坦然) 他們講的是些什麼話，我不看也知道。(寂寞地一笑) 顧媽！你去收拾幾件衣服，咱們跟他們走吧！

顧兩眼瞪着魏邦賢，幾乎不相信這是真顧媽進內房去，
魏邦賢好像突然想起了什麼似的。

魏 (大聲對內喊) 人來！

一差役手裏拿了一些女人衣物，奔出。

魏 好好地看住這屋子的周圍，別讓這些狗東西到東交民巷
去通風報信。(差役下場，魏自語的地) 毛子出來講話，事
情就難辦！

賽 在室中舉目四望，忽然走到煙榻近邊，揭開一張掛着
的畫，從裏面取出一只小小的首飾匣，魏注視，奔上奪下。
不准動，上面有命令，家私一切歸公發賣！

魏 (奪着) 什麼，你做強盜嗎？這是我從小兒戴的……(被
奪去) 強盜！

魏 (從匣內取出一朵珠花) 強盜？這還不是從儀鸞殿偷出
來的嗎？還倔強？老佛爺宮裏的寶貝，你拿了還不夠嗎？嘿！

賽 你這狗東西，還記得儀鸞殿的事嗎？不要臉的狗！
不要臉！(輕薄地) 跟紅毛子睡覺，要臉嗎？你的聯帥吶？(擺
架子) 爲什麼不叫你的瓦德齊來跟我講話啊？(回頭向
內房) 快別誤了您老爺的公事！

賽 (大聲地) 我瞧着你賽金花的眼珠兒沒有白你這狗！從
洋人和洋人的走狗那兒巴結來的功名，看你們能威風到

什麼時候？

魏

（若無其事，細看着那朵珠花）嘿，嘿。

顧媽背了一個包裹出來，很快地

幕

附言：

劇中主要人物如賽金花，瓦德齊，李鴻章等，都用了歷史上的真名，其他次要角色，或用真名，或係杜撰，都不一定。事件經緯前後，爲着作劇上的必要及舞台上的制約，不免有許多加以藝術的修正的地方；時間地點，也祇大致和史實相近而已。

劇中事件，關於賽金花個人部分者，大約取材於劉復的賽金花本事，會孟樸的孽海花，虞麓醉輯的金花傳等書；關於歷史部分的則，都參攷唐晏的庚子西行記事，呂海寰的庚子海外紀事，王光祈譯的庚子聯軍統帥瓦德西拳亂筆記，小山乘信的晚清平妖傳，吉田良太郎口述的西巡回鑾始末記，及李伯元的庚子國變彈詞，憂患餘生的鄰女語等著。林紓的碧血京華錄則深以未得一讀爲憾也！